

決戰開始的義舉

葉家林
劉致中

5.9



K266.9
12
2

BB78 126

葉家林 劉致中



B

580036

華藝出版社

决战开始的义举

叶家林 刘致中

华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新华书店经销

华利国际合营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 7 印张 115 千字 * 插图 6 幅

印数: 1—5, 000 册

1988 年 6 月第 1 版 198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39-071-3/I · 54

定价: 1.45 元

目 录

要塞春秋

——江阴要塞武装起义始末

步履蹒跚，终于走出泥潭

——吴化文率部战场起义始末

大江壮举

——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起义始末

要塞春秋

——江阴要塞武装起义始末

一、一封家信	5
二、“逃亡地主”	12
三、司令易人	22
四、把握时机	31
五、身陷囹圄	39
六、前仆后继	49
七、推波助澜	57
八、紧急情报	61
九、调兵遣将	71
十、一场角逐	75
十一、视察阵地	84
十二、布雷斗争	89
十三、事出意外	92
十四、渡江之夜	96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略决战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一切精锐师团已被歼灭。但是，国民党当局仍不甘心于失败，一面散布和谈烟幕；一面收集残部布置长江防线，妄图拒我军于长江以北，以便争取时间休养生息，卷土重来。

敌江阴要塞，便是阻止我军渡江南进的一个重要据点。

江阴要塞地处长江南岸，在南京、上海之间。这里是山地，居高临下，地势险要，而江面仅有一千二百余公尺，是长江下游最狭处，素有“江防门户”之称，历来为兵家所必争。

国民党军队凭借长江天险，以江阴黄山为中心，东起肖山与第一二三军防区相连；西至君山第与二十一军防区衔接。在这三座高约三、四百米的山上，部署了相当一个军的兵力，配备大炮一百零六门，碉堡、地堡无数，高层火力与低层火力相配合，联成了一个整体，可以对周围几十里以内的江面和江岸实行火力封锁。此外，用木桩和铁蒺藜封锁港口，並在港口沿岸敷设地雷；各炮台确定轰击目标，固定标号，把我军渡江可能选择的起点都划入轰击目标之列；江心有海军舰艇昼夜巡逻，还经常出动飞机巡视江面。

蒋介石对江阴要塞的防务极为重视，屡派重要军事头目接二连三地到江阴要塞视察。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三日，第一绥靖区司令丁治磐率省保安司令

杨京鼎、副司令单洪培等视察黄山炮台。一月十九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偕同第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和第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到江阴要塞视察，並召集会议布置加强防务。四月十七日，美军顾问团头目带了一个上校和两名上尉军官，在国民党付总长李延年的陪同下，匆匆赶到江阴要塞视察炮台，並与要塞司令戴戎光在作战室单独进行密谈。指示要立即增派三千人来加强黄山炮台的防御力量。可见，蒋介石、汤恩伯等对江阴要塞非常重视，把它作为长江防线的重点之一，倚为南京、上海的可靠屏障。

然而，这个经过国民党当局长期苦心经营，不断加强防务的敌军要塞，却于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凌晨，当我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时，要塞官兵庄严地举行了战场起义。他们调转炮口向正在负隅顽抗的国民党第二十一军和第一二三军阵地以及国民党军舰艇猛烈轰击，配合我军在江阴正面迅速打开一条通道。我军一批又一批乘坐木船在江南登陆，一举突破了国民党的江阴防线。

江阴要塞为什么不攻自破？要塞官兵为什么在紧要关头投向人民怀抱？果真象国民党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共产党用五百根金条收卖的”吗？当然不是。江阴要塞武装起义的成功，是我党长时期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工作的结果。要说明这个问题，必须追溯到一九四六年……

一、一封家信

一九四六年夏，蒋介石无视全国人民在抗战胜利后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悍然发动了全面内战，调动数百万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满目疮痍的祖国山河，又燃遍了战争的硝烟。

国民党首府——南京，天气异常闷热，没有一丝微风。街上的行人，脸上表情多焦灼不安。市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一天，有一辆美式吉普穿过市区，出了中山门，向明孝陵方向疾驶，到达一片寂静的山林嘎然停住。车门打开，从车内走出两名国民党军官，一个，肩佩中校军衔，约有三十多岁，身材高大，五官端正，面目清秀，两只眼睛炯炯发光，显得格外有神；另一个，佩戴上尉军衔，约二十七、八岁，个头偏矮，粗壮敦厚，面孔和那中校军官极为相象。只是，此时此刻不知为何他的脸上充满怒气。下车后，便径直向森林深处走去。那中校军官悄悄跟在后面。

他们是谁？他们到这里来做什么？

那中校军官，名叫唐秉琳，在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任股长，主管特种兵及要塞业务。早在一九三三年，他就参加过爱国运动。芦沟桥事变后，他认为只有投笔从戎，才能杀敌救国，随即考入了国民党中央军校。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他一直在前线作战。耳闻目睹国民党腐败无能、妥协投降，非常愤

愿，而对共产党逐渐由同情变为向往，视为自己希望之所归。

那上尉军官，名叫唐秉煜，在国防部第三厅任参谋。他在一九三八年就参加了新四军，后被中共长江局选派到国民党军队做地下工作。但在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大撤退时，与组织上失去联系。此时，国民党中央军校正好招生，他为了寻找一个较为稳妥的落脚点，便以失散军官的身份考入中央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桂林中央军校六分校任分队长，后又调到宜昌工兵团任连长。抗战胜利后，经唐秉琳活动，才被调来国防部第三厅任职。

唐秉琳和唐秉煜，乃是同胞兄弟。原籍江苏盐城上岗。他们还有个胞兄叫唐君照(原名秉光)，于一九二六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战胜利后，在盐阜区党委任组织部长。长时期以来，唐秉琳和唐秉煜都受到唐君照革命思想的影响。

一九三八年中共长江局派唐君照打入国民党战地干部训练团做地下工作，担任特支书记。这年夏天，在徐州台儿庄大战时，唐君照和唐秉琳碰过一次面。当时，唐君照把党中央的抗日主张和对时局的分析，告诉了唐秉琳，叫他认清蒋介石集团的本质，做到心中有数。武汉撤退时，他们在长沙又会过一次面。当时国民党军队军心涣散，对抗日前途悲观失望。唐秉琳的情绪也非常消沉。唐君照向他耐心地分析了形势，说明侵略战争必败，抗日战争必胜的道理，并揭露蒋介石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真

面目。告诫唐秉琳一定不要做有损民族，有损人民利益的事情，使唐秉琳顿开茅塞，对时局有了正确的看法，重新振作起精神。皖南事变后，经周恩来同志指示，唐君照专程到湖北咸宁和唐秉琳会面，向他阐明了皖南事变后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并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教育。使富于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唐秉琳，如同雾海中望见了灯塔，从此感到行动有了方向。

唐秉煜早年参加新四军，便是唐君照的主意。后来兄弟二人又都被派到国民党军队做地下工作，关系更为密切。一九三八年武汉失守，唐秉煜和组织失去联系，心情焦急、烦躁。唐君照在江西给他写信，要他设法和另外的组织取得联系。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一定要在国民党军队里坚持下去。后来，唐秉煜考入了国民党中央军校。他在中央军校六分校工作时，唐君照曾去看望过他。当时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摩擦很严重，情况很险恶。唐秉煜对国民党痛恨已极，但只能郁结在心，非常苦闷。见到唐君照时，痛哭流涕，坚持要求回解放区搞正面斗争。唐君照耐心地说服他：“不能轻易放弃这个战斗岗位，更不能随意改变原来组织的决定。一定要从党的利益出发，克制个人的感情，历尽千难万苦，也要在国民党军队内坚持下去，以备将来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

听了哥哥的劝告，唐秉煜依然哭个不停。他充满委屈地说：“我並不怕苦，也不怕难，只是到现在

还没有找到组织，象个没娘的孩子，单枪匹马，一个人怎么干？”

唐君照宽慰地笑了笑，然后郑重地说。“我这次来，也就是为了这件事。考虑到你和原来的组织失去了联系，一时也难找到，为了工作的需要，组织上派我来同你联系，以后让你就接受我们的领导。”

唐秉煜化悲为喜，忽然跳了起来，高兴地说：“那太好啦！太好啦！”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沉下脸来说：“你在江西，我在桂林，如何接受你们的领导呢？”

唐君照不加思索地说：“这个，我们作了研究。平时你按照党的地下工作的方针、原则大胆工作，遇有特殊情况，就用暗语方式给我写信，我会马上赶来。实在来不及，你就果断处理，然后再向党组织汇报。我们有什么事，也会及时通知你。”

唐秉煜擦去脸上的泪痕，欣慰地笑了。

唐君照看看弟弟瞬息多变的表情，感到又好笑，又不安。他实在太年青了，在这样严酷的斗争中，把重担交给他，确实不太放心。于是就语重心长地告诫他，办事要细心，遇事莫急躁，要想方设法隐蔽自己，以便将来在关键的时刻发挥作用。

哥哥的教导，字字句句切中要害、合情入理，使唐秉煜打心眼里佩服。他爽直地说：“哥，你放心好了，今后我一定按你说的去做。”从此，唐秉煜又和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但是，时过不久，日寇投降，抗日战争胜利了。

唐君照被调回解放区工作。临走时，他曾委托别的同志带上他的亲笔信去同唐秉煜联系，不料，唐秉煜已调离桂林，到宜昌工兵营工作，后又调到南京。这样，唐秉煜就再次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这使他经常感到惆怅不安。尤其使他感到气愤和难堪的是，当他刚刚调到南京不久，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丧心病狂地发动了全面内战。当时他身处国民党军队的中枢——国防部第三厅，许多战况、战报，以及军事命令，就是通过他发出的；许多军事机密，急需向党组织报告，却又无处传送。因此，他心急如焚，难以克制内心的极度痛苦。

唐秉琳见弟弟心事重重，终日闷闷不乐，早想找他谈谈，但一直没有找到适当的时机。趁今日休息，他特意约了唐秉煜来到这个寂静的山林，准备和他畅谈一番。

在山背后一块岩石旁，唐秉煜停下脚步。他脱掉军衣，顺势坐在岩石上。掏出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珠，低头不语。

“看你愁眉不展的样子，到底出了什么事？”唐秉琳走过去惊疑地问。

“我不干了，想回老家去。”唐秉煜大声地回答。

唐秉琳习惯地看了看四周，没有发现什么动静，就坐在秉煜身旁，慢条斯理地说：“你的心情我理解。目睹国民党的种种倒行逆施，自己不仅不能挺身出来反对，而且还得为他们效劳，这是怎样一种

滋味，只有我们知道，我的心情也是非常沉痛的。但是，我们应当慎重地考虑一下，究竟是走好，还是留下来好？”

唐秉煜没好气地说：“留下干什么？蒋介石发动了内战，难道我们还要助纣为虐去打自己人？”

唐秉琳耐心地说：“那倒不是，我是说，我们不能轻易地放弃这个斗争阵地。”

“斗争，怎么斗？就凭我们两个人？上无领导，下无群众，有了情报也没有地方送。”唐秉煜仍不服气地撅着嘴。

唐秉琳没有马上回答，他掏出香烟，点着吸了几口。然后，胸有成竹地说：“现在不是签定了国统区与解放区的通邮协定吗？我们不妨给老家写封信，让二哥给我们拿个主意，你看怎么样？”

“这倒是个好办法。”唐秉煜睁大眼睛，不加思索地说。他的眼睛眨巴了几下，忽而又说：“不过，要让他们查出来怎么办？”

“即使查出来，我们也能搪塞过去。”唐秉琳笑了笑，满有把握地说：“如果你同意，我回去马上动笔。”

唐秉煜高兴地从岩石上跳下来说：“好！四哥，那就看你的了。”

数日后，在盐阜区党委的办公室里。唐君照把一封信送到区党委书记曹获秋的面前，郑重其事地说：“这封信，请你仔细看看。”

曹获秋接过信，问道：“是谁写来的？”

唐君照回答：“是我四弟唐秉琳从国统区写来的。”

曹荻秋打开信，边看边读：“秉光胞兄：一别多年，甚为思念，不知全家康泰否？我等在外，尚且平安。只是小本经营蚀了本，想回老家做生意，有无可能，望速函告。专此，敬祝阖家平安！秉琳、秉煜敬上。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他看完信问道：“你觉得他这封信，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吗？”

唐君照回答：“我觉得他们的真实用意是想同我们取得联系。他们在国民党军队里工作，从来没有做过生意，不存在蚀本不蚀本的问题。信上说要回家做生意，实际上是说不想在国民党军队里干了。”

曹荻秋说：“是的。我看他们也是这个意思。那你说怎么办呢？”

唐君照思考了片刻：“根据中央发出的《关于积极开展对蒋介石军队的工作的通知》，我觉得如果让他们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里，到是两个活眼，必要时可以发挥很大作用。”

“对他们的政治情况你了解吗？”曹荻秋问。

“了解，在政治上他们是完全可靠的。”接着，他把唐秉琳和唐秉煜多年来的经历和表现，从头至尾说了一遍。

曹荻秋听完，满意地说：“好，就按你的意思办。让他们继续留在国民党军队搞策反工作。你先给他们发封信，让他们等待，随后我们将派人同他们联

系。此事就由你来掌握，别人不必说了。”

此后，唐君照按照曹荻秋的吩咐，给秉琳、秉煜写了一封回信。原信如下：

秉琳、秉煜二位胞弟：

来信已收到，欣悉你们在外平安，家里也就放心了。所言回家经商之事，欠妥。因为家里生意也蚀本，你们在外边还好混些，望好自为之。二姑奶奶将去南京探亲，到时会去看望你们，有事再详告。

专此。 即颂

大安

兄：秉光

一九四六年八月五日

二、“逃亡地主”

一九四七年春，建阳县委书记李树海同志，根据上级指示来到当时在上岗区任区委委员、副区长的唐坚华家里。稍事寒暄后，树海同志一本正经地说：“上级党指示，要积极开展对敌占区的工作。你堂叔唐君照有个弟弟唐秉琳在国民党军队里，据说手里有兵权。组织上决定派你去同他联系。可通过你父亲和他接触。你看有什么困难没有？”

唐坚华对这突如其来的决定，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他想了想说：“我是解放区的区长，杀了不少坏人，面孔很红了，到敌占区工作万一被逃亡分子认出来，岂不要对党的工作造成损失？”

树海同志说：“你是党培养多年的好同志，党完

全相信你。一则，不会那么巧就准能碰上逃亡分子；再则，即使碰上，相信你决不会出卖党的利益。还可以通过你父亲和敌人周旋。”唐坚华的父亲唐碧澄，原是盐阜区参议会的筹备主任、苏北行署行政委员。一九四六年秋，由盐阜区党委派往上海，做上层统战工作，重点争取民主党派中的进步人士。他的公开身分，是同济大学教授。

唐坚华听了树海同志的一番话，心里想：党组织考虑的如此周到，又是这样信任自己，还有什么理由不服从党的决定呢？他毅然决然地说：“好吧！我接受党的决定。什么时候动身？怎么走法？”

树海同志说：“你可以把全家都搬到江南去，佯称“逃亡地主”，以掩护你的真实身份。至于什么时候走，由我们来安排，到时候再通知你。”

唐坚华说：“这样的话，还需要做做我家里人的工作。”

“有什么困难吗？”树海同志问。

“我爱人仇英是党员，又是工作干部，她会服从党的决定。两个弟弟唐聪、唐明早想到父亲那里读书，这下可以如愿以偿了。就是母亲年老多病，不愿离家。不过她很想念父亲，如果向她说明是到父亲那里去，她也不会不愿意。”唐坚华一面思忖，一面估量着每个人的情况。

“这么说，家里人的工作是不成问题的。不过，一定要让他们注意保密，这关系到你们这次行动的安全。”树海同志关切的说。他想了想又问：“物质

上有什么困难没有？”

“没有什么困难。只是需要把家里安顿一下。”唐坚华回答。

树海同志站起身来，紧紧握住唐坚华的手说：

“那我就告辞了，祝你成功”唐坚华把他送出村外。

事后，唐坚华分别同妻子、母亲和两个弟弟谈了话，顺利地做通了每个人的工作，全家人齐心协力把需要带的和应当留的东西收拾停当。几天后，根据县委的通知，全家五口搭乘一艘商船，悄悄的启程了。

船老板是我党的一名地下交通员，公开身份是经商为业，经常来往于上海与盐阜之间，对敌斗争很有经验。这次，县委交给他的任务，是护送唐坚华一家安全到达上海。船一启动，他就把唐坚华拉到一边说：“路上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你们不要吱声，一切由我应付。”唐坚华会意地说：“好咪！”木船在江上顺流而下，一路顺风，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但是，当木船进入黄浦江快要靠岸的时候，忽然有一艘国民党水上警察的快艇，急驶而过，挡住他们的去路，並喝令木船马上停下。木船停稳后，快艇迅速向木船靠拢。有三名警察跳上木船，大声问道：

“干什么的？”船老板连忙说：“我们是做生意的。”为首的一名警察又问：“是从哪里来的？”船老板答：“从盐阜来。”那警察故意放大声音：“是从共区来的。拉的什么货？”船老板说：“都是些家乡的土特产，有棉花、土布、杂粮。”那警察对船老板上